

《人间词话》无我之境的道家文化阐释

王劲松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044)

摘要:《人间词话》的精华“无我之境”即“以物观物”,体现了道家体道的人生境界。本文通过对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及陶渊明的山水诗,阐述了“无我之境”的道家思想内涵,折射出庄子的人生哲学对中国文化格局和中国文人人格模式的影响和渗透。

关键词:无我之境;《人间词话》;道家思想;王国维;庄子;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5-0080-02

Interpretation on Taoist Culture of Selfless States in Comment on Ci and Poetry of Human World

WANG Jing-song

(Librar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quintessence of *Comment on Ci and Poetry of Human World* is “selfless states” also “describe objects in terms of objective correlatives”. It reflects outlook on life that Taoist preach Taoism. This paper has interpreted Taoist thought of “selfless states” through Zhuang Zi’s thou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heaven and man” and Tao Yuan-ming’s mountain-and-water poems, so that has already refracted out that Chinese culture structure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personality pattern be influenced and infiltrated by Zhuang Zi’s philosophy on life.

Key words: selfless states; *Comment on Ci and Poetry of Human World*; Taoist thought; Wang Guowei; Zhuang Zi; Tao Yuanming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反复强调“无我之境”即“以物观物”,把境界论推到了宇宙人生的深处,体现了道家文化的人生境界。

一、庄子的道家思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儒家在封建社会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虽没有政治地位,但它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之深远不亚于儒家。为此,郭沫若曾说过:“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审美标准、创作构思以及艺术特征方面都和道家思想密不可分。

庄子思想与先秦诸子学说明显不同,他并不热衷于建立一种社会价值体系,而更多关注于人的心灵世界,试图在自然中为自己为士人觅得一方净土,一份自由,他的学说成为先秦时代最贴近于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的本质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由其所是地自行绽出,如花的开落,自有定则。“道”即为一种境界,“道”的境界即人生的最高境界^[1],基于这种宇宙观,庄子讲:“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中的基本主题是由“人的自然化”而

达到自由的快乐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庄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士人对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为士人提供了一处精神栖息之所,填补了儒家所忽略的精神空间。庄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与美学、文艺学关系甚密,对中国文化结构影响甚远。追求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宇宙声息互动,用有限的笔墨达与无限的形上境界,这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庄子的理想人格对现实中的士人人格也有深刻的渗透。后世许多山林隐士的身上都流淌着庄子人格的血液,一些杰出诗人亦对庄子人格表现出强烈地认同,魏晋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的典型。中国古代文人“以积极入世之精神,而参以超旷出世之襟怀,为人生最高之境界”^[2]。

二、“无我之境”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审美境界

王国维生活的年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的时代。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忧生和忧世驱策他不断解索人生的困惑。王国维的一生,就是对人生问题不断追索讨问的过程。他认为文学(尤其是诗词)与哲学具有同一性质,都是对“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作解释,只是解释的方法各不一样:“一直观、思考的;

收稿日期:2003-06-10

作者简介:王劲松(1968-),女,吉林长春人,重庆大学图书馆馆员,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诗歌理论研究。

一顿悟、合理的。”他把讨论艺术境界的专著取名为《人间词话》，就突出了哲理在艺术境界中的地位。他用“人间”一词命名，也反映了他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感受和思考。王国维对于道家思想的审美要求，即要求作家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作直观、顿悟式的解释，体现在他的“无我之境”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可以看出这些观点都没有摆脱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的自然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回归自然天性，取消自我，即“无我”；二是超脱人生世俗的樊篱，了解宇宙变化真性，寻求“真”，即天人合一，超旷逍遥。所谓“无我”，是指诗人对自我的超越，把我视为万物中的一物，对它物没有任何欲求，从而使所创造的意境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则是指诗人没有“无我”的哲思，所写都是常人的思想情感，“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追宗溯源，“以物观物”的渊源在庄子那里。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可视为“以物观物”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庄子所谓的“道”也是“以物观物”的思维方式。道家之道存在的一大特点是恍恍惚惚、浑浑沌沌、若有若无、亦明亦暗，表现在物我关系上是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在心理上泯灭了物我界限，我已化进了自然中去，无我私我欲。庄周梦蝶的寓言，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特点，即：“吾丧我”，“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一”。所谓“丧我”，就是丧失了世俗的自我，消除了我对万物的欲望；所谓“万物与我一”，就是我与万物为一体，成为万物中的一物，即观物的人“物化”。这正是“以物观物”的表现方式。“以物观物”既然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那么“无我之境”也必然是道家的哲思审美境界。

因此，“无我之境”乃是指审美主体“我”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审美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了于物俱化的境界。如陶渊明《饮酒》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元好问《颖亭闲别》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表达了一种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淡远静穆的景物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这种“无我之境”不是无感情、无个性的境界，而是一种对“无利害之关系”的外物静观而产生的物我浑化的“优美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补遗》中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思，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浅深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故其人于入者至深，而行于世也犹广。”不难看出，所谓“常人之境界”就是“有我之境”，是以主观情感看待世界，即“以我观物”，因此，“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属于“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一类的作品。而“诗人之境界”也就是“无我之境”，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情怀，即“以物观物”，所以，令人“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思”。这种审美境界，由于其深奥难懂，比较隐蔽，故读者不易领会，“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浅深”之别。这表明“无我之境”是“最高灵境的启示”。

三、从陶诗看“无我之境”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陶渊明《饮酒》一篇较为偏爱，

在其“无我之境”及“隔”与“不隔”的论述中均提及此诗，且列为佳品。而且从其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有我之境”者大多是抒情诗，“无我之境”者大多是山水诗，王国维推“无我之境”为高，且陶诗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一。

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一生追求平淡自然，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境界。陶渊明的归田，打开了一个超越具体人生的境外之趣。庄子那种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属于幻想中的彼岸世界，陶渊明将庄子的幻想境界融化成为一种生活模式。他的归隐田园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勘破了迷团，挣脱了枷锁。他超越田园生活的劳役之苦，艺术地观赏大自然，从中领略生命之外的意义，也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他久受扭曲的灵魂终于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得到复苏：读书、作诗、弹琴、饮酒、劳作，一切都超越了具体的功利性，使他不受拘牵、向往自由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伸张，就像笼中鸟返回大自然，池中鱼回到水潭，整个身心融化于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这就是庄子所谓的“于天和者，谓之天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诗人用飞鸟飞向天路，经受了风雨严寒的折磨，终于返回山林，喻指自己的出仕与最终归隐。诗人认为官场是“樊笼”，扭曲人性，灭真丧淳，只有田园这种返真还淳的生活天地，才符合人性的自然。这与上层社会的官场构成了鲜明对照，从而展现了陶渊明心目中的自由理想境界。诗人要回归的“自然”即“真意”，就是庄子所谓不染人世纤尘的本体状态，是在人境结庐的环境里得到的，是境是心，是人是象？甚或是归鸟化作诗人，还是诗人化作归鸟，也难于分辨了。陶渊明的这种心境，和他对宇宙人生的体悟息息相关。王国维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就是指这物我合一的“化境”，是诗人和大自然默契配合，理想人格自我实现时的最佳心态体现，它表达了陶渊明回归故里的怡然之乐。

“无我之境”成为陶渊明灵魂栖息的家园，其奥秘正在于美与哲学相统一的“天人合一”，即陶渊明对现实世界的忘却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化境。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庄子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受它影响的陶渊明思想反映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新变。正如《文心雕龙·明诗》所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创作山水田园诗的作家不能不考虑道家思想，而偏爱山水田园诗也正反映了评论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理所当然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山水田园诗的推崇反映出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无我之境”为《人间词话》“境界论”的精华所在，它超出了传统美学的一般范畴，把文艺的真实性推到了宇宙人生的深处，折射出庄子的人生哲学对中国文化格局和中国文人人格模式的影响和渗透。

参考文献：

- [1]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3]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4]王劲松.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道家文化解读[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9(2):103-106.